

七旬女教师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重庆七十四岁的女教师付俊光，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道德水准，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

第一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我被大渡口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大渡口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准上诉，不准请律师，没有通知家属，宣判后直接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家人经多方打听才知下落。

当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必须在一监区进行强制转化，监区的门墙上写着：一监区强制转化监区。四个包夹负责监控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包夹田志娟对我说：“如果你不转化，口水都要淹死你，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周小小后来公开承认这话是她叫包夹这样讲的。

在那里每天强制灌输各种诬陷、栽赃法轮功的谎言，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不准写“师

父”二字，只许写师父的名字。写的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被包夹撕了重新写，直到包夹满意才让睡觉，否则一直写下去。有的包夹把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心得体会撕了强迫法轮功学员吞下肚里。早上叠被子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一直叠，直到包夹满意为止。做清洁也是被罚重做，早上起床后要求十五分钟内做完清洁和内务整理。我曾因多次被罚重做，没有时间洗漱，有八次忘了拿勺子，只好用手抓饭菜吃。

每天只准上四次厕所。超过四次必须给狱警打报告，经批准才能解手。吃饭由包夹控制，有时只给一点点，吃不饱；有时故意盛满满一碗，强制吃完不准剩。因此造成经常拉肚子，去给警察申请上厕所还被骂，有两次拉在裤子里了。洗漱时只准在下水道洗拖把的地方接水，不准在洗漱台上接水。洗头洗澡洗衣限制在十五分钟之内，不准站立，只能蹲在地上洗。有时还没有到十五分钟，包夹就宣布时间到了，立即停止。一次（转下页）

我(付俊光)今年 74 岁，是高中化学教师，曾患有多种疾病：慢性结肠炎，子宫和一个卵巢囊肿全切除，阵发性晕眩病，胆固醇、胆油三酯，血粘度，血压全高，左膝关节肿痛，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还有严重过敏性鼻炎，晚上鼻子堵得无法睡觉；上一节课下来，擦鼻涕的纸都有一大堆。吃了无数中西药，也曾练过多种气功，仍然病情不断加重，最后连一个班的课都胜任不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短短三个月，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因为我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心性和道德水准，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和区先进教师。

这利国利民的好功法却受到邪党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两次被非法判刑，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一年零二个月。在重庆女子监狱期间，我的身心受到了残酷迫害。

修大法全身疾病消却被判刑二次



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天安门广场“突发”5人自焚事件。事发仅2小时，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答复竟然是不知道有这回事。喉舌的宣传口径竟然抢到了公安调查的前面！

如此迫不及待，已经暴露了这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场准备充分的阴谋——假如真是突发事件，是根本来不及准备的。

当局的准备不仅仅是这些，央视紧跟着推出了攻击法轮功的“自焚新闻”、“焦点访谈”，而且强制全国各界、各企事业单位观看，反复“学习”。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反复播放的录像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破绽，显出这是一场骗局。

（接上页）在回监舍的路上，被包夹陈媛媛故意用脚绊我跌跤，我说：“你为什么勾我的脚让我跌跤？”陈媛媛反而骂我污蔑她，还得给她赔礼道歉，写检查才算完事。

监狱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有任何眼神交流，打手势，更不准相互说话，否则又算违规。由包夹随心所欲罚抄监规数遍，而且是在晚上写完了“心得体会”后抄写，经常不能睡觉。我有多次被罚深夜两点，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通宵不能睡觉。第二天照样被强制洗脑，写心得体会而不许闭眼，否则又被罚站、抄监规、不许睡觉，同时还经常被包夹辱骂，言词不堪入耳。

最为恶毒的是逼迫写“五书”：认罪书、保证书、悔过书、坦白检举书、揭批书。五书必须按照包夹的要求反复写，直到符合包夹的要求为止。揭批书由文化较高的包夹代写，写完后叫法轮功学员一字不变的抄写，然后在“揭批大会”上念，才算“转化”。

在监狱遭受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上的残害，我的体重下降了三十多斤。在离开监狱前一个月，我发烧、腹泻，到医院输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突然感到走路不稳，要跌倒，头晕、昏昏沉沉，眼睛也睁不开，记忆力大大减退。

回家后看到熟人都想不起是谁，过去的事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这是从未出现的现象。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学法、炼功，几个月后才有所好转。是师尊，是大法再次救了我。

第二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我因贴真相不干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新三村派出所。

我从下午五点半开始，一直不停的讲到半夜两点，他们才送我回家。

过了几天，两个派出所警察上门来找我签字，说公安局、六一零对我实行监视居住，并要求我第二天去派出所录音，被我严词拒绝。我给上门警察讲真相，希望他们摆好自己的位置，不再参与迫害。之后我去儿子家

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警察又来骚扰，让签什么字，我仍然拒绝。

二零一七年五月八日，一帮警察又来我家，开门后两个警察抓住我往外拉我走，过道上还有四个警察带着一副担架，我一边被警察拖着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一路上我一直不停的喊。他们把我拉到医院强行体检后，把我劫持到大渡口区看守所。

我被大渡口区法院冤判一年二个月，罚款二千元。我要求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结果是维持冤判。

没过几天，我被直接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再次来到一监区，我对任何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和师尊救了我的命，如果不修大法，我早就死了。大法教我按真善忍修炼心性，教我做好人。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中共、江泽民镇压迫害法轮功违反人权，违反信仰自由，我还要申诉，维护我的信仰合法权利。

这次四名包夹全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经案犯，方式上仍然是以前的老一套，从肉体上、生活上、精神上对我进行迫害，对大法和师父诽谤诬陷。监狱还规定不准反驳，如果反驳，就按违反监规处罚。

见那些无耻的谎言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她们使出了毒招：在我饭菜里面放升压药和不明药物。我回想在看守所关押了五个月后，有一天血压突然上升至二百二十六，高危。当时还蒙在鼓里，现在才知道是被药物迫害。现在包夹以血糖高为由，不准我早上吃稀饭，只准吃一个拳头大的馒头，每天都吃不饱，感到很饿，走不动路，头脑昏沉。多数时间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左右，我的体重减少二十多斤。每天被强制洗脑时都非常困乏，困了还不准闭眼……◇

重庆公安局局长何挺恶报 被行政撤职



何挺

何挺，男，一九六二年二月生，曾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的何挺，是周永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以重金贿赂周永康而获得破格提拔。何挺任重庆公安局局长，加重迫害法轮功，组织“八一九”绑架案，一次性绑架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二年何挺指示重庆各监狱不放松对法轮功的打击。重庆永川监狱作为典型，酷刑折磨、殴打、各种体罚、不让睡觉、饿饭等等，用各种方式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永川监狱的狱警公然叫嚣：“把法轮功（学员）折磨死了，大不了就告诉家属说自杀，或者是检查发现本来就有高血压，是因为得病死亡的。”

二零一七年十月，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法治不应允许例外存在

自纽伦堡审判 70 多年来，德国始终致力于将最后一批“二战罪犯”绳之以法。

如今，北京当局继续惩治腐败。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高官，150 多只“老虎”落马，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周本顺、白恩培、蒋洁敏、孙政才、王立军、何挺等，20 多万只“苍蝇”被处分，超过 800 只“狐狸”归案。◇